

□資訊科技已帶動了國際間圖書館資源的共享及技術的合作；猶有盼者，館與館間，館員與館員間，每一顆炙熱服務的心相互間，都有合作的理念與共享的空間，我們的研讀筆耕將讓天涯比鄰、知己知彼的美夢成真。

專欄主編 汪雁秋(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)——

日本出版界眼中的 「臺北國際書展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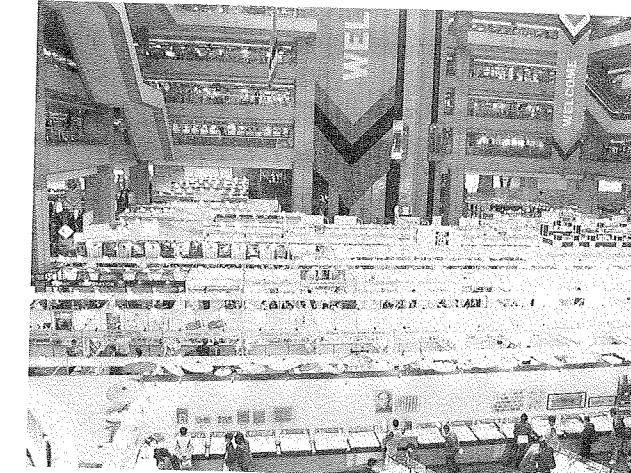
林安琪 中央圖書館採訪組約聘助理研究員

第四屆(1994年)「臺北國際書展」於1月14日至22日假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舉行，展出期間及落幕後引起各界許多迴響，除了正面的肯定外，其間亦不乏評論之聲，例如國內有人認為此書展不足以名為國際書展，只能將其定位為地方性書展，且並沒有真正達到書展的目的；甚至有些國人認為超過40萬人次之參觀人潮，乃是因為臺灣沒有較像樣的娛樂及休閒去處，才會出現親子同遊書展現場的景象(川上賢一，請見參考資料3)。姑不論我國人之批評為何，反觀日方幾乎在同時(1月27日起)於日本千葉縣幕張開一連四天的「1994年東京國際書展」，但日本出版業者興趣缺缺，反而是對於在臺北舉行之國際書展趨之若驚，他們認為臺灣不僅經濟成長率占世界第一，連書展亦躍升為亞洲圈中之最。

今年臺北國際書展共有22個參展國，合計924家出版社，872個書展攤位。其中日本出版界有158家出版社租用65個攤位參展，較諸第三屆臺北國際書展時，日方來臺參展者僅37家出版社，42個攤位，第四屆足足多出了121家出版社來臺參展，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。甚至在日本國內消息傳開後，許多觀望的業者因趕不上今年的國際書展而懊惱，並期待下屆能及早積極辦理參展事宜。

為何日本出版界特地趕到臺灣參加書展，反視其本國書展為次，探究其原因不外乎下列兩點：

一、就版權交易而言，我國在亟待加入GATT及萬國著作權條約的壓力下，國人全力撲滅「海盜」版的具體表現，使臺灣漸漸的脫離「海盜」時代；



第四屆臺北國際書展規模之大，號稱亞洲第一

1992年大幅修正「著作權法」後，更使臺灣成為一個「有潛力」的市場。一向盜印或翻譯日本出版品為數極多的我國，在此次書展中幾家大出版社與日方達成百件以上的版權交易，其中以漫畫、婦女讀物及資訊類出版品為主，使得日方出版界對於此次參展成果感到相當的滿意。

二、就銷售市場而言，我國人民及出版界對日本書籍的興趣頗高，許多本地書店都大量陳售日本原版或翻譯自日文的書刊，如漫畫、一般休閒讀物、商業書籍、歷史小說等。此次書展，日方出版界除組團和我國出版界，就版權交易、日本的出版情形討論、交換意見外，並積極地參觀、查訪日本出版品在臺灣之流通實況。日本出版界在評估後，認為只有2千2百萬人口的臺灣，在市面上流通的基本書籍約2千套，暢銷書約10萬套左右，在日人眼中臺灣在似中國又非中國之文化情勢中(星野涉，請見參考資料5)，有如此大規模的銷售市場，怎不促使日本出版業者積極向臺進軍？除臺灣市場外，日本商人們更企圖拓展香港、大陸等地的市場，此次參展的「地方·小出版流通中心」負責人川上賢一認為「假若現在正席捲東南亞的日本漫畫書，能以臺灣為前線基地向中國大陸

本土流傳的話，……世界各地的企業戰略恐怕要將漫畫書列入促銷的研究對象了。」可見他們著眼的不只是小小的臺灣，而是十幾億人口的龐大華人市場(參考資料3)。

在此同時日本所舉辦的第二屆東京國際書展，參展國家有32個，比臺北國際書展參展國數目還多，但日本的出版社却抱持「不得不應酬一下」的態度參展，歸納其原因不外乎：

一、此次書展係由運輸業者主辦，主要目的在於版權買賣，參觀指引亦多集中以書店及圖書業者為對象。

二、如前所述日本出版界對於蓬勃新興的華人市場充滿好奇心，因此許多業者選擇赴臺參展。

三、另一大原因是對第一屆東京國際書展失望所致，據說首屆東京國際書展將會場分散於三個樓層，不但海外書商被置於不同樓層，且參觀者也不踴躍，嚴重影響日本出版界及海外出版界之交流，因而導致書展未結束就有書商撤攤歸國之窘況。

有鑑於此，致使日本出版業者對東京國際書展裹足不前。

反觀臺北國際書展，日本出版界則不斷推崇其舉辦成功，並分析之所以成功的關鍵，除了各出版社的攤位有別具風格的布置，登記訂購漫畫或雜誌可享受免費送至府上的服務外，甚至有的出版社從日本邀請漫畫家到會場簽名，而造成大排長龍的景象，而且本地出版業者對於版權之取得及海外出版品之收集也十分熱心。

日方出版界認為臺北國際書展之所以盛大的另一個理由，是主辦者之一為輔導出版業者的行政院新聞局，因此政府方面將書展視為一件大事，在新聞局主導下，臺灣當地的出版業者不得不參展(參考資料5)。還有些日本人認為，東京國際書展無法與臺北國際書展抗衡的理由，必須從日本這個國家及國民的「國際性」去探討，日本與海外有往來之企業，或到海外旅遊的人士為數不少，但極少數人在海外有紮根定居的親友，因此在東京舉辦的書展中會去海外書商攤位瀏覽者僅止於專業人士。反觀所謂的「中華圈」，除了臺灣以外，包括了香港、中國大陸、東南亞、北美等地，合計約包含了世界十幾億人口。對於長期以來在亞洲中沒有取得「制衡」地位的日本而言，舉辦國際書展恐怕負荷過重。

筆者曾在書展開幕第一天供專業人士參觀之日，



日本出版之漫畫、婦女讀物及資訊類書刊在此次書展中版權交易大有斬獲

及週末兩度至書展會場參觀，發現雖然有語言隔閡，但民衆趨前至海外攤位者不乏其人；然而各攤位有很大的差異性，正如日本報章雜誌報導此次書展所廣泛使用的標題一樣——「漫畫吸引了大量人潮」，而相對的較具學術性或專業性的攤位，則如同設立了參觀者止步的標示般，幾乎乏人問津。在日方出版界及媒體報導好評如湧的聲浪中，試想臺灣人的活力及對出版品的熱情追求，是否僅止於漫畫及一般讀物、休閒雜誌而已？這樣的成果頗值得我國從事各層面文化、教育事業者思考。

參考資料

1. 「活気のある台湾出版業界：流行ものを重点的に 再販制なく値引きはザラ」，文化通信第3044号(5)
2. 「第4回台北国際図書展 盛大に：コミック展示に人気 日台間の版権取引も活発」，文化通信第3044号(5)
3. 「台北国際図書展に参加して」，川上賢一，新文化 1994年1月27日(3)
4. 「『東京国際ブックフェア'94』開催」，文化通信第3045号(1)
5. 「台北国際図書展に学べ——開催国側の意気込みが成否の鍵」，星野涉，文化通信第3045号(1)
6. 「日本の漫画が一番人気——アジア最大・台北国際図書展」，なるほど・ザ・台湾 Vol. 84 (3)